



袁牧之故居

南塘袁牧之 海上存梦影

蔡体宽 文/摄

从桥头沿着石级往下走，右首即是宁波南塘老街，街上烧烤味扑鼻而来。走不了几步，见一灰砖大宅，墙门旁有标牌：“袁牧之故居”。

看着这院墙的“龙骨砖”，觉得十分亲切。过去宁波城乡的老屋，多用这青灰色的砖，显得沉稳朴实。容我遐想，当年，袁牧之先生就是从这道墙门跨过青石的门槛，告别亲人，携带“包袱雨伞”，经过屋前那条河，或坐黄包车，或一路步行来到江北岸，乘上轮船，挥别故乡……然后登上黄浦江边的十六铺码头。

袁牧之先生是“从南塘走出去的电影大师”。不妨闲扯些从前的事。照“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”之《海上旧梦影》所述，当时，无声电影十分盛行，令不少人对于有声电影在中国的发展抱着怀疑和悲观的态度。在如此氛围中，1934年应云卫为电通影片公司导演的有声片《桃李劫》一鸣惊人，被誉为中国首部真正遵循有声电影观念进行创作并获得成功的影片。这部片子第一次在电影的构思中将对话、音乐和音响这三个声音要素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来考虑，从而发挥了推动影片故事情节发展的功能。《桃李劫》通过刻画小市民的悲哀，寄寓了作者深刻的社会思索。这部片子的编剧及主演是谁呢？就是袁牧之。

10月4日，南塘老街上游人如织，秋阳照在售卖油赞子的铺子前。买油赞子要排上一会儿队，我跟在后面，忽见斜对面的青灰围墙上，有标牌，注明此地与袁氏故居相关。不禁感慨，这里可谓旧时宁波商贸文化聚集地。

近日搜索免费的老电影，发现有《马路天使》，便重温了一遍。这是一部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，不过，它的诞生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。在《海上旧梦影》里有记载，《马路天使》由袁牧之编导，而剧本是在上海一家小酒馆里酝酿成熟起来的。那段时间，袁牧之、郑君里、聂耳、赵丹等人经常在一家小酒馆聚会，探讨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艺术。在这里，他们看到了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，其中大多数是劳苦大众。时间长了，大家产生了反映这些人物的念头，于是袁牧之执笔，几个人共同讨论合作完成了《马路天使》的剧本。

颇值一提的是，袁牧之先生在创作过程中还到上海的八仙桥、大世界附近的茶楼、澡堂、理发店去观察他所要表现的底层社会人物的生活。此外，这部影片中的插曲《天涯歌女》，被小红（周璇饰）演唱过两次，却有不同意义，也表达了不同的心情。第一次，节奏明快，气氛活泼，原因是小红和小陈两人正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；第二次，曲调就显得十分哀怨和低沉，因为这时两人正陷入情感危机，双方发生了争执，因此心中的不快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，充分体现在音乐中。这不能不说是影片的一处得意之笔。

动听的歌声犹在耳旁。在袁牧之故居的廊檐窗前，恍惚间觉得袁牧之先生回到了南塘。



故居门口的标牌



拓宽后的街河

乡愁

老街的市日

叶龙虎 文/摄

家乡把集市的日子叫“市日”，不是集市的日子叫“闲日”。自古以来，余姚二六市的市日是农历的二、四、六、九，十天四市。

记忆中，老街一到市日就沸腾起来了。方圆几十里的父老乡亲，这一天都聚集到这条原本就不是很宽的街上，店铺早早卸了排门，里面挤满了赶集的人。店铺前的阶沿和沿岸的石凳上，男男女女蹲着或坐着，他们手里拿着秤杆，守着各自的摊头；或是几只木盆，盆中是活蹦乱跳的鱼虾；或是一把把用稻草捆起来的青菜；或是一捆捆用竹篾圈起来的透骨新鲜的竹笋……廊棚下锃亮的石板路，被两边的摊位挤得越发小了。人头攒动、摩肩接踵，来来回回都是拎着菜篮子的人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。连河埠头都泊满了盖着竹篷的小船，船上有螺蛳、雪里蕻菜、甘蔗等。

小孩子就像跟屁虫，他们不买东，只在大人身前身后钻来钻去，但要独自挤过一条街也是不容易的。以至后来我第一次到



老街旧址

上海的南京路，随口就蹦出一句：“还说南京路上人多？这哪有我小时候的二六市挤呀。”是的，在我的记忆中，老街市日就是热闹的代名词。

祖父在世时，市日这一天一早就出门了。他拄一根拐杖，拎一只四两篮（买菜用的小竹篮），边走边用拐杖拨掉石板路上的石块、刺枝，到八九点钟才能回来。农村人忙，没大事不会闲逛串门，只有在市日才会见到想见的的朋友，祖父一定是趁赶集的机会与朋友会面、聊天去了。回家时的篮子里，偶尔会有一条鱼、一把菜，但两根油条和几根葱是必定会有的。一回家，他就将油条剪成一截一截的放进碗里，我们进屋去，他就夹出一截给我们吃。这一截油条，自然是我们这一天中最好的零食。祖父的油条，成了日后回忆中满满的家乡味。吃午饭时，祖父洗一根葱，剪碎放到碗里，黄澄澄的油条就在碗底，再滴几滴酱油，滚烫的热气冲下去，香气四溢。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黄的油条、绿的葱花，祖父的色香味就这么简单。

有一天市日散后，天有点热，一个熟人走进我家的堂前，把一小盘花生酱递给祖父。祖父连声道谢，还说十多年没见过花生酱了。祖父将花生酱倒进小碗里，加一些开水调匀了，用筷子搵一下塞进我的嘴里。哎呀，那真叫香！我人生中第一次尝到如此美味，这香从此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，以至我对花生酱一直情有独钟，每次吃都会想起祖父。

还有一次，祖父悄悄地对我说：“等拿到你三叔下个月的生活费，我带你上集市去，请你吃一碗馄饨。”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，吃一碗馄饨竟成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最美好的向往。

因为祖父的突然离世，我最终没能等到这碗馄饨，但从此我对市日多了一份念想。在我的心里，市日是热烈的，更是温暖的。这温暖不仅仅因为老街有廊棚、石板、小桥、流水，还因为祖父的油条、花生酱和那碗念念不忘的馄饨。

我家就在老街边上，小时候也有过两次市日摆摊卖菜的经历。一次是跟父亲去卖胶菜。那年父亲在后门口的园地里种了很多胶菜，自家吃不了，于是父亲与我抬着一箩筐去卖。父亲种的胶菜菜心结实、个头大，一下子就卖完了，还跟来一个叫深根的叶家湾人上门购买。若干年后，深根成了我家的亲戚，他是我妻子的表兄。还有一次，我与隔壁的老三在东横河的河塘边种了很多青菜，青菜收割后，老三建议上集市去卖。老三比我大三岁，虽没读过书，小小年纪却有一种农民式的精明。他将小菜套在大菜中，再捆扎成把。我头一次知道青菜可以这样变换“卖相”的。我们的青菜很快就卖完了，每人分到一元多钱。

那时候，老街的店铺大多属于供销社和手工业社，老街上有过很多熟悉的人。如百货部的老陈伯，大名陈松华，祝家渡人。他的脸上似乎一直挂着笑，记性又好，只要在他那里买过东西，他都能叫出对方名字。别人卖不出去的商品，到他手里决不会积压。记得有一次路过，那时我已经成家，他叫住了我，拿出一条“海夫绒领头”说，年前做“派克大衣”很难买到。于是我买下了，花了2元4角。可一直没派上用场，快50年了，还压在老家的箱子底，也算是对老陈伯的怀念吧！老陈伯退休时已是改革开放年代，允许个体经商，我几次在路上碰到他拉着手推车到三七市赶集，劝他好好休息，他说闲不住。

还有一位是我岳母的好朋友，我们叫她“蚕五姆娘”，大名冯秀凤，慈城冯家人。旧时是米行的老板，后来改行到成货店做营业员。卖水产时，只要秤杆一吊起，她就能唱出分量 and 价格，上街头唱的，下街头都能听见。老街上凡是杂米、菜米，都由她司秤，买卖双方都放心。

理发店的惠康师傅夫妇，老街上谁都熟悉他们，我从小就在他那里理发。小时候，他们叫我名字，等我从部队退役回来，他们在我名字后面加上了“同志”。我很享受惠康师傅的“头顶功夫”，尤其是刮胡须。他放下转椅让我躺下，用热毛巾敷在我脸上，然后涂上皂沫，再拿起剃刀在刮刀布上蹭几下，便开始下手。剃刀在脸上若即若离，等睁开眼睛，一张脸已经焕然一新。平时，理发店里总是坐满了人，有的是排队等候，有的则是专门来听惠康师傅讲故事的。说真的，人生中有许多邂逅，虽然只属于那个特定的时空，但那些难忘的人和事，总会随着岁月沉淀，在心里烙下鲜明的印记。

如今，走在老街上，很多人不再认识。如同稻田里的稻子割了一茬又一茬，老街上的人也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了。老街的市日不复存在了，集市迁到了新辟的农贸市场里。正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所说，集市贸易变迁是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。

道老古

高桥： 海乡风物亦江乡



高桥

赵淑萍/文 史凤凰/摄

在海曙，“高桥”是一个镇的名字、一个村的名字，也是一座桥的名字。

宁波西塘河，是浙东运河宁波段的重要水路，也是宁波通往杭州、连接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航道。历代官员学子、行商军旅，出城北上，必经西塘河。西塘河上官船繁忙，桅杆云集，所以西塘河又被称为“官塘河”。而西塘河沿岸的桥都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高拱、单孔，“航船过往，风帆不落”。沿河七桥，即望京桥、大脚桥、西成桥、望春桥、新桥、上升永济桥和高桥，高桥为七桥之首，危耸高峻。

高桥建于北宋重和初年，南北桥额上各有四字，且均含有“高”，故名“高桥”。北边“指日高升”，对联为“水涨春江双桨移来天上，明月夜渚一珠点到波心”。南面“文星高照”，对联是“巨浪长风想见群公得意，方壶圆峤都从此处回津”。前来赴任或者返乡的官员，高桥当是进城所遇第一座桥，举目望见“指日高升”，必然心生欢喜。而上京赶考的考生，那高桥是出城最后一桥，看到“文星高照”，顿时踌躇满志。且联中“方壶圆峤”即神山仙境，意味着从此将青云直上。

据资料记载，高桥全长28.5米，面宽4.68米，拱洞跨10.3米，孔高6.8米，桥总高约8.5米。桥孔东侧下沿筑有1米宽的纤道，沿西塘河路折向大西坝河东岸陆路。

南宋初，曾在此战胜来犯金兵。“这是高桥石碑上记载的内容。清代万斯同也有诗云：“高宗航海驻鄞邦，曾把高桥作战场。却恨元戎轻纵敌，复教兀术渡钱塘。”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高桥还是宋金首捷的战场。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冬，宋高宗赵构逃难到明州，金兀术派遣四千铁骑追赶。当时迎战的将军叫张俊。鄞西一带盛产蒲草，他收集了老百姓的草席铺在高桥上，金兵铁骑滑得人仰马翻。宁波人管席子叫“滑子”，就是出自这个典故。后来金兀术又引兵到明州进行了报复，张俊南逃，金人乘势屠城。而这个作为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，在岳飞冤案中，是帮凶。在岳飞墓前跪的铁像中，其中一人就是他。

也有史学家提出，宋金首捷应该是明州城下之战，而非高桥这一战。但是，官方记载和民间书写中多有提到“高桥首捷”，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。高桥有如此的历史底蕴，当地的村庄和镇，也自然以桥命名了。

高桥屡经修建，据《鄞县志》记载，南宋宝祐四年（1256年）冬，吴潜重建高桥。其诗《高桥舟中》也写到去西郭视察农事时所见情景，“小麦青青大麦黄，海乡风物亦江乡。篮铺蚕种提归息，肩负牛犁出去忙”就是其中的几句。我们今天看到的高桥，是清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重修的。

“海乡风物亦江乡”点出了宁波江海交汇的特点。高桥附近的大西坝村，有著名水利设施大西坝。这里就是史书上记载的“西渡”。大西坝何时所建？不详，但肯定早于南宋。旧时，官船在大西坝河和姚江进出必经大西坝，官府专门出钱出粮、买牛雇人，进行管理。《四明续志》载：“宝祐六年八月，大使丞相吴公给钱五千七百三十九贯五百文，委司法赵良坦副吏许板监修筑，伐石攀材，费出于公所，济博矣。”说是吴潜重修大西坝的事。大西坝，如今还残留着宋代的和清代的石砌及近现代的船坝和碾坝。

在西渡，还有一个关于抗清志士张苍水的故事。当年张苍水被押去杭州，将渡江时，突然有一块瓦片被纸包着投掷到船上。纸上有诗，其中有两句：“此行莫作黄冠想，静听先生正气歌。”勉励张苍水一定要坚持气节。这倒是投掷者多虑了，张苍水一心赴死，义无反顾。

最后，再说说高桥会。宋高宗当年为庆祝高桥大捷，纪念阵亡将士，降旨建庙立祠，当地居民发起高桥会。高桥会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开始，持续三天。行会上有大令、抬阁、旗牌、旗锣、船鼓、九莲灯、高跷、彩瓶、大小灯笼、马灯等。据史料记载，行会队伍从高桥出发，先至望春桥石将军庙，行至城区望京桥折回，至凤吞过横街头返回。沿途人们争相观看，万众攒动。直到清代和民国时期，高桥会依然名扬浙东。史料记载中的最后一次高桥会是1947年举办的，当时万人空巷，一些华侨还坐着直升飞机观看。

西塘河水悠悠，如今站在高桥上，徒留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的喟叹。